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

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

2

二姑娘嫁到孙家的缘由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 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 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却失了前八十四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麝月从后院回来,春燕递上沏好的茶,麝月捧给平儿,平儿这才坐下喝茶。平儿想劝慰宝玉几句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袭人想跟平儿多打些老太太那边的动静,却也不知从何问起。宝玉只坐在一旁体味贾母的话言简意赅。一时屋子里只有自鸣钟钟摆摆动的声响。

倒是麝月没心没肺,说起在园子里遇见官媒婆朱大娘了。平儿道:“这回是替南安郡王家求三姑娘来了。”

宝玉叹了一口气道:“真是人要去空了!宝姐姐搬出去,香菱再找不到,不必说了。司棋先一步,二姐姐带着绣橘他们四个也走了。四妹妹人没走心先离了,那日我想去看看他的画,没进屋就让彩屏拦住了,说他再不画了,何况老太太也没催问的心思,连画具都收了。”

平儿道:“珍大奶奶带走了人画,自那以后四姑娘不见东府任何人。珍大爷珍大奶奶那边送来东西,都由我递过去,也不敢说是那边送的,只说是我们二奶奶给的,四姑娘也只淡淡的让彩屏接过,一个人只对着香炉的烟出神。”

宝玉道:“只剩林妹妹三妹妹

还可说说话。没想到三妹妹如今也要出阁了。女儿们怎么就必得出嫁呢?”

平儿袭人麝月都笑,平儿道:“男子成人后怎么就必得娶亲呢?难道你是一辈子不娶的?”

袭人忙给平儿使眼色,又道:“记得去年咱们在这里给你庆生,三姑娘抽的那花签吗?都说咱们家又要出个王妃,当时你也一起举杯庆贺。三姑娘‘日边红杏倚云栽’,大喜的事啊!”

麝月因问:“三姑娘的姻缘,如今上下都知道,是老太太跟南安老太妃的老谋深算,可二姑娘嫁到孙家,怎么个缘由呢?”

平儿道:“少不得跟你们细说端详。其实原本我们老爷跟孙绍祖来往并不密切。夏天时候,忠顺王府到清虚观打醮。那忠顺王有个宠妾狼不安分,借那机会,溜出观外,在鼓楼西大街游逛。偏那天孙绍祖也去游逛,遇上了。姓孙的就调戏人家。谁知那宠妾本是仇都尉最小的妹子,跟随他的,是仇家带过去的。仇都尉那天正赶上清虚观给忠顺王送礼,听他妹子的丫头跑来告诉这个事,怒

发冲冠,立马派儿子跑去解围,自然想当场逮住调戏他妹子的歹徒。那孙绍祖原以为所调戏的不过是平常的良家妇女,得知是惹到了仇都尉和忠顺王,岂不是往狮子嘴里伸舌头,慌忙缩脖,可往那里就便躲避啊?急切里就近跑到了大老爷家。他倒是说实话,跪在大老爷膝下,只求庇护一时。大老爷那里答应?他就开出一纸欠条,说是若帮他躲过这一劫,情愿奉银五千两。果然就有人叩门,正是仇都尉儿子,称冒昧造访,手下有人看见了,那调戏他姑妈的歹徒进了这个门。大老爷倒很镇定。当时坐在花园亭子里,跟孙绍祖面对面围棋。孙绍祖换了衣衫,帽子也变了样。那报告仇都尉的下人反慌了神,说是看花了眼。仇都尉儿子扇那下人几嘴巴,跟大老爷道扰。大老爷反说若是我出了这样事,怕也难免破门探究;又说那边还有个黑油大门的宅子,或许走人那家也未可知。就这么样,孙绍祖算是把他家祖上攀附贾家的那根线,又接续上了。过几天果然送给大老爷五千两银子。一来二去的,不知

大老爷怎么想的,就把二姑娘给了那孙绍祖。”

宝玉听了道:“那仇都尉儿子比不得赵简子,可大老爷也真有点像东郭先生了。孙绍祖怎么跟二姐姐说,是大老爷给了他五千两银子,才把他抵账似的送过去的?又成日家打打骂骂,摧残得二姐姐这次回来,人都脱了形,一听见稍大点的响动,就抖得跟秋叶一样。这孙绍祖真十足是个中山狼!”

袭人劝解道:“只是一时的苦恼吧。日子长了,脾气顺了,怕就好了。”宝玉只是垂头悲戚。

晚上,贾母那里比前几日人多。宝玉、黛玉都来了。薛姨妈也带着宝钗、宝琴来了。人虽不少,却无欢笑。

宝玉心情不好。黛玉身子难受。薛姨妈因媳妇不雅之事人皆知,脸上无光。宝钗一味端庄。宝琴因母亲痰症去世,哥哥薛蝌带他发完灵柩刚回来,梅家迎娶日子再往后延,自是没有以往活泼。本来探春尚可承欢,只是南安老太妃已让官媒拿来郡王世子庚帖,王夫人这边也将探春庚帖换了过去,虽尚未跟探春本人说明,阖府皆知,探春少不得自行收敛了女儿烂漫。李纨、惜春皆告病假缺席,纵来了也添不上喜气。凤姐强打精神,逗贾母开心。

守灯不是胖了是中漆毒了

查开的眉毛原先像抹了胶一样紧密的,中间呈现着一条线,现在毛都散开了,但眉形还是弯弯曲曲向上扬,像蝴蝶的须。

狗尿苔说:是散开的。

查开说:能看出来?

狗尿苔说:散开了是咋回事?

甥沿上有人说:散开了就是开处了!

查开和狗尿苔都吓了一跳,仰头去看,皂角树下站着半香。

查开脸涨红了,说:你胡说,胡说啥?

半香说:那有啥呀,桃熟了就要摘的,我像你这大都开怀了,给妹子一个皂角!

半香扔下一个皂角,但查开端起装衣裳的木盆就走了。还拉着狗尿苔走,狗尿苔只好也跟着走。

走到巷里,狗尿苔说:啥是开处?查开说:开你个头!扔下狗尿苔却不管了。

狗尿苔说:你把我拉走的你却走啦?提着土豆卷子,没趣地站在那里。

两只鸡就缩着脖子跑,边跑边叽叽咕咕,一个说:做啥,做啥,撵我跑?一个说:公社张书记又来下乡了,你不跑挨刀呀!

狗尿苔回头往巷中看看,并没见支书陪着张书记到谁家去,张书记下乡是骑自行车的,也没有听见

有什么铃声,但从西头走来了守灯,守灯好像胖了,背着个背篋。

狗尿苔说:守灯,你们换包谷也不叫我?!

守灯不让狗尿苔翻动他背篋里的包谷,说:离我远点,离我远点!

狗尿苔抓了一把包谷,包谷黄澄澄的像玛瑙,丢一颗在嘴里咬了,又把手里的扔到背篋,说:我又不抢你!

守灯说:你婆呢,婆呢。

狗尿苔说:甬找我婆!

守灯并没听狗尿苔的话,匆匆地往狗尿苔家,而狗尿苔钻进一个厕所去尿了。村里人嫌他,自家族里的查开嫌他,甚至连这样一个守灯也嫌他,狗尿苔一肚子不快活啊,他把一股子尿射出来,直戳戳地将茅坑里的一窝蛆壳子冲散。

当从厕所里出来,巷道里已经有了许多人,议论着守灯是换包谷时中了漆毒了。

八成去换了一次包谷,竟然在南山的谢沟能一斤米换到了二斤包谷,这诱惑了好多人,守灯就让八成二次进山,领他也去了趟谢沟。谢沟一面坡上尽是碗口粗的漆

树,谢沟的人在那里割漆,拿刀在漆树上斜着拉口子,口子下插一个有槽儿的铁皮,让漆汁流下来,然后隔三天去收一次漆,那些树就浑身都是刀痕。守灯是第一次看到漆树,想起了自己的身世,就抱着树眼泪哗哗地流下来。

也就是守灯抱着漆树哭了一场,漆汁粘在了他身上,他中漆毒了。从谢沟回来的路上,脸上生出一层米粒大的红疙瘩,等回到村,脸肿成盆子,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。

守灯寻着了婆,婆是能给人摆治病的,比如谁头疼脑热了就推额颅,用针挑眉心,谁肩疼了举不起手,就拔火罐,这些都不起作用了,就在清水碗里立筷子,驱鬼祛邪。守灯的脸肿成这样,婆说:这得用柏柴子燎。就在院门口喊狗尿苔,要狗尿苔去坟地里砍些柏柴来。

狗尿苔这才知道守灯不是胖了是中漆毒了,跑回家土豆皮一半还没刮完,当然惹得婆骂了几句,就拿了镰去中山根的坟地里去砍柏柴。

他家的坟地里柏树高,砍不着,又到牛铃他大的坟上砍,那柏

树上的一群鸟和天布他大坟上的一群鸟又在吵架。他说:吵呀?打架么,打么!但两群鸟却没有打架,反倒全飞过来把屎屙在他的身上。

狗尿苔用绳捆了一大堆柏柴拉着回来,婆,守灯,还有一伙人都在他家杜仲树下等着,就在那里点着了柏柴。湿柏柴冒起一股子黑烟往上长,狗尿苔从没见过黑烟能长得那么高,好像从地上到天上立了个柱子。

旁边人说:让你点火哩,你烟熏熏蚊子呀?!狗尿苔又趴下去用嘴吹,火苗腾腾地燃起来,把他的眉毛燎了。

婆让守灯绕着火堆转,左转三圈,右转三圈,再从火堆上往过跳,说:我咋说你咋说。

守灯说:你咋说我咋说。

婆说:你是七(漆)!

守灯跳了一下,说:你是七(漆)!

婆说:我是八!

守灯又跳了一下,说:我是八!

婆说:自个说!

守灯就反复跳着说:你是七,我是八!

24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 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贾平凹最新力作 勾勒出一幅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

围绕中国汉字演绎出一部令人震撼的穿越小说

8

字怎么会从纸上跑下来?



《千变之舞》

◆出版社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: 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。围绕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变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这本书已经不是有多少错误的问题了,而是只有几处还算正确的问题了。还有这样做的书!简直是胡闹!桑南气愤至极!

再往下翻,字是多了一些,但是每页都是错误百出。有些字居然印在“天地”和“旁白”的位置上。桑南很奇怪,做这样的书干什么呢?难道是为了标新立异,为了比赛哪家出版社出错率最高吗?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理由!要不是出版社的人都疯了……这样的图书馆是怎么购买进来的呢?买书的人也疯了……

桑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书。

桑南忍不住翻到版权页,找到了出版社的电话。他拿起话筒正要拨号码的时候,忽然看见电话机一个按键的椅角上有一只蚂蚁,他将食指和拇指弯成一个“圈”,准备把这只蚂蚁弹下去。定睛一看,这只蚂蚁长得有些奇特,非常像一个委员的“委”字。桑南心中一动,他想把这只蚂蚁抓住留作纪念。但是他又发现,这只蚂蚁很薄很薄,薄得像剪纸,薄得像纸灰。最要命的是“蚂蚁”不会动,桑南用

嘴轻轻一吹,“委”字形的“蚂蚁”掉在桑南的手上。桑南把它凑到眼前,这才发现,它不是什么蚂蚁,它就是一个字,就是个“委”字。可能是它朝向两侧的笔画多而且对称,桑南把它们看成了蚂蚁的腿。平时我们见到的字都是印在纸上,这个字没有纸的依托,它就是由薄薄的油墨组成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?这些字怎么会从纸上跑下来,多么锐利的刀子才能把它们削下来呀!桑南小心翼翼地吧“委”字放回了书里。

桑南想起这样一个故事:

传说两个木匠比赛谁的斧头快,谁的技术精湛。第一个木匠用墨笔在自己的鼻子上涂了个黑道道,对第二个木匠说,你有本事就用斧头把我鼻子上涂的墨(迹)给砍下来。第二个木匠哆哆嗦嗦地不敢下手。第一个木匠说,要不你把墨涂在鼻子上,看我给你砍下来。第二个木匠把墨涂在鼻子上。看着对方举起了斧头,他紧张得闭上眼睛。就在这时,他只觉得有一股冷风在鼻子前面掠过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,看见一片纸灰样的东西在

眼前徐徐飘落。再照镜子,没有想到,鼻子已经是光洁无比……

这个传奇故事中的木匠给桑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!

刚才的那个“委”字用蝉翼比喻已经不够确切,用纸灰比喻还算到位。

桑南不再给出版社打电话了,因为有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出现了:那些丢的字会不会是书里“掉”出来的呢?这个想法一经出现,桑南的眼睛就开始在周围四处搜寻。

假如刚才那本书的字都掉在书的外面,那么在桌面上、地面上,这样的字应该是很多的……可现在,视力所及,还没有其他“掉”出来的字进入桑南的视野。于是他又想,自己的想法未免荒唐。这些字都是印在书上的,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就掉下来了呢?

他把眼前的这本书放在一边,又拿起了另外一本书。不看则已,一看大吃一惊!这本书和刚才那本书相比,情况基本相似,大量的丢字落字,整本书已经“溃不成书”。

好奇心驱使他瞪大了眼睛。他想找一找那些丢失的字。桌上找完

了,他又在地上找,看不清楚,他干脆趴在地上。桑南忽然发现,在靠近窗户下面的一片空地上,有许多“蚂蚁”聚集在那里。

地下室的窗户有半截露在地面上,有半截在地下,因此采光没有地上的窗子好,但也不是漆黑一片,阳光充足的时候,不开灯也能正常地看书学习。

桑南定睛一看,所谓的蚂蚁,其实都是一个个的汉字。那些“蚂蚁”摩肩接踵,头尾相连。猛地望去,好似一块地毯。是谁把这些汉字从书上弄下来,又给堆在这里的?桑南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又打开刚才翻过的书,书还是刚才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,“委”字还是孤零零地躺在桌上……

这一天晚上,桑南没有回家,他等到了夜里12点。在桑南的意识中,深夜12点是一个白天与黑夜交接的时刻,也是前一天与后一天交接的时刻。古人所重视的“子时”,是11点到1点之间,12点就在夜半时分,许多离奇的事情都会发生在这时候的。他要亲眼看看那些字是怎么从书里“掉”下去的。

远处传来钟楼报时的声音,遥远而悠扬。桑南紧张地盯着对面墙上的挂钟。